

北宋²生活顧問

游素蘭 繪
阿昧 著

有個愛妳的老公，不如有個明理的婆婆。

準夫婿過繼給無後的伯父，蠻橫不講理的天兵準婆婆頓時變成孀娘。
新嫁娘林三娘忍不住大呼：「這才是天堂啊！」

濠小說 41

北宋生活顧問 2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北宋生活顧問 / 阿味 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:
麥田, 城邦文化出版: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,
2012.02

面: 公分. -- (濠小說: 41)
ISBN 978-986-173-733-1 (平裝)

857.7

100028249

著作權所有, 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, 請寄回更換
Printed in Taiwan.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作者
繪圖
責任編輯
副總編輯
總發行
總發行人

阿味
游素蘭
施雅棠
林秀梅
劉麗真
陳逸瑛
涂玉雲
麥田出版

發行
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
電話: (886) 2-25007696 傳真: (886) 2-25001966
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
客服服務專線: (886) 2-25007718; 25007719
24小時傳真專線: (886) 2-25001990; 25001991
服務時間: 週一至週五上午09:00-12:00; 下午13:00-17:00
劃撥帳號: 19863813; 戶名: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讀者服務信箱: 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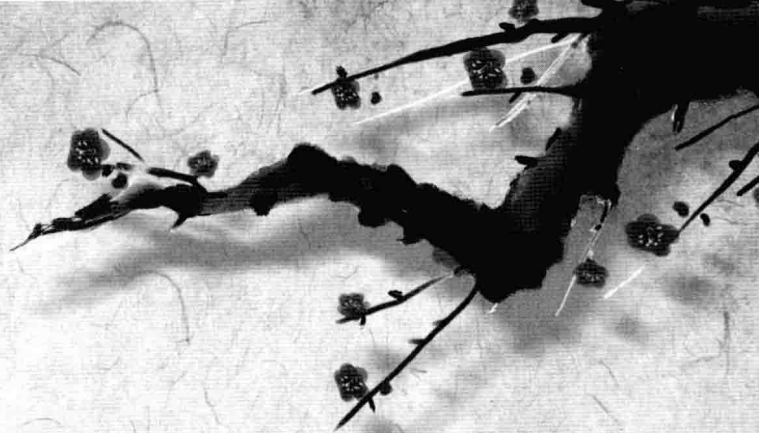
麥田部落格
香港發行所

http://blog.pixnet.net/ryefield
城邦(香港)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
電話: 852-25086231 傳真: 852-25789337
E-mail: hkcite@biznetvigator.com
城邦(馬新)出版集團【Cite(M) Sdn. Bhd.(458372U)】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馬新發行所

美術設計
印刷
初版一刷
定價
I S B N

電話: (60) 3-90563833 傳真: (60) 3-90562833
洗譜創意設計股份有限公司
鴻霖印前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
2012年 02月02日
250元
978-986-173-733-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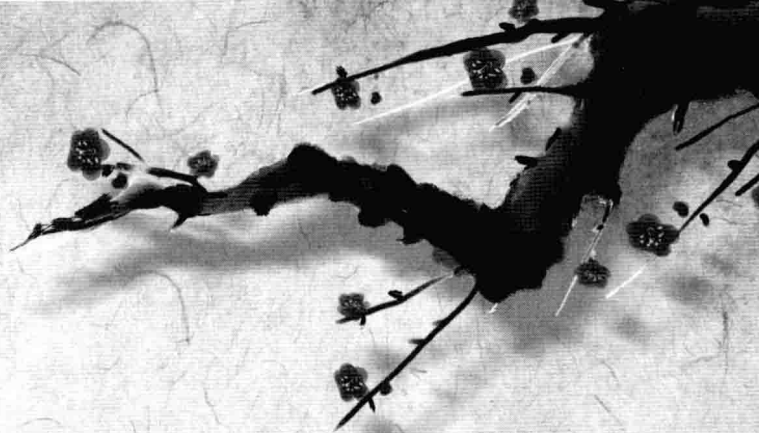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捌之章	三娘的開店計畫	277
柒之章	小丫頭巧計復仇	245
陸之章	三娘誤陷圈套	205
伍之章	高貴的京都物價	163
肆之章	莫名不速嬌客	125
參之章	舉家進京	85
貳之章	苦盡甘來結良緣	47
壹之章	生財有道	05

北宋² 生活顧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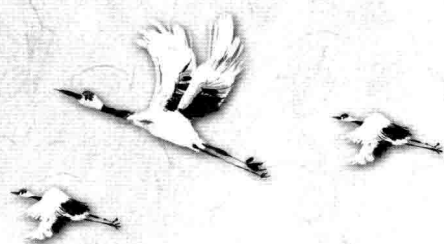
游素蘭 繪
阿昧 著



目次

壹之章	生財有道
貳之章	苦盡甘來結良緣
參之章	舉家進京
肆之章	莫名不速嬌客
伍之章	高貴的京都物價
陸之章	三娘誤陷圈套
柒之章	小丫頭巧計復仇
捌之章	三娘的開店計畫

277 245 205 163 125 85 47 05





壹之章 生財有道

張家分家在前，向李家提親在後，因此在李舒看來，婆家還是欺騙了自己，她辭別林依，心裡仍舊堵得慌，遂喚了錦書來吩咐：「去探聽探聽，二夫人可還有什麼事瞞著我，或是騙了我。」

錦書是個得力的，領命後，並不四處打聽，而是逕直去尋任嬭，與之閒話道：「真沒想到，二夫人連幾十畝田，也要扯謊。」

任嬭到底是方氏陪房，替她打馬虎眼道：「家裡窮，二夫人也是無法。」

錦書問道：「真只有六十畝地？」

任嬭如實答道：「可不是，自分了家，就只有這些了，雖有幾畝旱地，卻是不值錢。」

錦書看了看她，又將在廚房忙活的楊嬭望了一眼，問道：「咱們沒來時，家裡就兩個下人？怎麼忙得過來？」

任嬭朝扭腰路過的冬麥努了努嘴，道：「那也是個丫頭，自從暗地爬上了二老爺的床，就拿自己當個妾了。」

錦書心驚，她一個丫頭都曉得孝期不可同房，張梁堂堂老爺，怎背地裡做此等事體。她忙道：「妳莫要瞎說，二老爺尚在孝中，這不合規矩。」

任嬭笑道：「二老爺又不是官，鄉民而已，哪個來理會這些事？」

錦書雖瞧不起張家，但到底成了一家人，不替張梁打算，也要替張伯臨打算，遂急道：「二老爺不做官，太少爺可是要做官的，我們老爺甚是器重他，怎能因這樣的事壞了他前程？」

任嬭不以為意，道：「他們又沒明目張膽行事，只要咱們不說，誰人曉得，再說他們還沒鬧出事，怕什麼。」說完又神神祕秘笑了：「那鬧出事來的，都有二夫人壓著，妳且放心吧。」

錦書聽了冬麥的事本就吃驚，再一聽她提方氏，更生警覺，忙問何事。任嬭但笑不語，錦書會意，道：「大少夫人正閒坐無聊呢，妳何不去她面前講講故事，討兩個賞錢使用？」

任嬌要的就是這話，大喜，忙道：「勞煩妳帶路。」

錦書領她到李舒房裡，使了個眼色，稟道：「大少夫人，任嬌說她有一樁好故事要講與妳聽。」

李舒暗地坐直了身子，笑道：「正愁無事做呢，任嬌快坐。」

小丫頭搬來一小板凳，任嬌朝上坐了，她為了多討賞錢，故意將故事拉長了講，慢吞吞道：「大少夫人未進門前，大少爺是有個丫頭服侍的。」

她這才起了個頭，李舒就失了興致，大戶人家未娶妻前有幾個通房都不足為奇，何況只是個丫頭。她歪向椅子一旁，胳膊肘撐著扶手，懶洋洋問道：「丫頭呢，沒見著人呀。」

任嬌見她這模樣，生怕賞錢跑了，忙講了句重的：「因那丫頭在孝期就懷上了，見不得人，二夫人將她藏去親戚家了。」

李舒心下大駭，後背猛地繃直，斥道：「胡說八道，大少爺熟讀聖賢書，明白事理，怎會做出這樣的事來。」

任嬌還道她是吃醋，忙道：「大少夫人息怒，不是大少爺的錯，都是那妮子使壞，卯足了勁要勾引大少爺。」

她卻是料錯了，官宦家出身的李舒，首先擔心的，乃是張伯臨孝期得子會對仕途造成怎樣的惡劣影響；其次是庶子生在嫡子前頭，有損李家臉面；至於吃醋——她李舒何等身分，會將一個丫頭放在眼裡？其實只要嫡子先出生，她並不介意有幾個庶子，就如同出閣前季夫人教導她的——庶子再多，也是庶子，沒出息，就當半個奴使喚，有出息，受封賞的是嫡母。

李舒心思急轉，長指甲在椅子扶手上劃了幾下，問道：「那丫頭叫什麼？」

任嬌見她有興趣，來了精神，連忙答道：「叫如玉，大少爺給取的，說是什麼顏如玉。」

書中自有顏如玉？李舒冷笑，又問：「她人現在何處？」

任嬌磨蹭起來，道：「不能說，若被二夫人曉得，我老命不保。」

李舒此時沒有與她廢話的力氣，只向旁邊招了招手，甄嬌便捧了一只小匣子出來，錦書掀蓋兒，取出一張一貫的交子，攔到桌上，道：「講清楚，才能拿。」

任嬌還是銀姊在時才見過面額這樣大的賞錢，登時口水就要淌出來，直直盯著那交子道：「如玉在隔壁村子方大頭家，那是二夫人的遠房親戚。」

甄嬌聽了這些，越聽越疑惑，忍不住插嘴道：「我看是妳胡謔，二夫人再糊塗，也是大少爺親娘，難道她不曉得孝期生子不合規矩，非要以此毀了大少爺的前程？」

方氏向林依討那兩頭死豬錢的時候，李舒就已將她劃歸為不可理喻之人，因此懶得去分析方氏這樣的緣由，只向任嬌問明鄰村道路，派了個小丫頭去實地探聽消息。

任嬌得了一貫賞錢，笑得合不攏嘴，樂孜孜地走回舊屋去，全然沒想方氏得知此事會如何罰她。

舊屋院子裡，林依家正在殺年豬，圍了許多人看，任嬌心情好，笑呵呵走去幫忙，楊嬌打趣她道：「又是害了哪個，這樣高興。」

任嬌心中有鬼，聽了這無心之語，臉色立時就變了，支支吾吾幾句，丟下手走了，留下楊嬌莫名其妙。

楊氏聽見院子裡頭豬叫，心煩皺眉：「這豬叫得可真夠淒厲。」

田氏窮苦人家出生，見不慣楊氏住在鄉間還要弄清高，遂道：「那是林三娘家殺豬呢，哪有不叫喚的。」

流霞趴在窗子前看著，歡喜道：「晚上有豬血飯吃了，只不知林三娘擺不擺酒。」

田氏也走到窗邊瞧，道：「她家有佃農，一年辛苦到頭，要請來吃頓飯，自然是要擺酒的。」

她料得沒錯，果然到了晚間，地壩上就擺開了幾桌，一半坐的是佃農，一半坐的是相熟鄰居，方氏

與李舒也位列其中。青苗在席間穿梭，代主招待客人，流霞與田氏正奇怪沒見林依，就見她在門口笑道：「大夫人賞臉，去吃盅酒？」

楊氏卻不願意，道：「妳殺豬，我高興，但那外頭都是些村人，我不願去與他們同席。」

林依曉得她是官宦夫人，只不過丁憂而已，因此能理解她心情，便道：「是我疏忽，我叫青苗與大夫人端幾碗菜來。」

流霞忙道：「我去，我去，勞動她做什麼。」

楊氏瞧著她朝廚房去，嘆道：「無錢百事哀，如今我們淪落到與下人住一個院子。」

院子還是那個院子，為何有此一嘆，林依愣了愣才明白過來，這舊屋自二房一家搬走，原屬他們的，那幾間就全改作了下人房，楊氏是官宦夫人，卻與下人做起了鄰居，心裡自然不舒服。

田氏安慰楊氏道：「娘莫要難過，明年出孝，咱們就要進城了，且再忍耐幾個月。」

楊氏早已算過，要明年十月孝期才滿，因此她並不樂觀，仍是滿臉抑鬱。住房一事，一時半會兒是改善不了了，林依不知如何勸慰她，只得默默退了出去。

晚上青苗收拾完地壩上殘局，回房居然也感嘆：「都怪二房一家搬去了隔壁，害我們只能與李家幾房下人同住。」

林依大惑不解，問道：「若不是住了這麼些下人，都來與妳幫忙，方才妳收拾桌子能有這樣快？」

青苗一面洗手，一面忿忿道：「好是好，可他們不止有媳婦子和丫頭，還有男人和小子呢，方才就有個愣頭小子瘋言瘋語，叫我罵了回去。」

有人調戲青苗？林依一楞：「誰？膽子這樣大，我同大少夫人講去。」

青苗見她願意替自己出頭，便將那小子的名字講了。

第二日，林依真去了李舒房裡，將她家小子調戲自己家丫頭一事講與她聽。林依的意思是叫李舒對

下人勤加約束，可李舒覺得，丫頭又不是正經小娘子，調戲了又能怎地，遂提議，乾脆把青苗配給那小子。

在林依心裡，如今青苗不僅是個丫頭，更是她的伴兒，哪肯隨便與她配個小子，於是斷然拒絕。

李舒見她不願意，也就罷了，喚了甄嬌來，叫她去訓斥那小子。

林依真心謝道：「我曉得自己多事，為個丫頭叨擾大少夫人，只是我孤身一人，唯有青苗做伴，難免將她看得重些，還望大少夫人見諒則個。」

林依是重情意，李舒卻理解的是另一層意思，所謂孤女門前是非多，哪怕是個丫頭，也是須潔身自好的，不然人人覺得她家的丫頭好調戲，要著要著，難免就輕薄到她自己身上去。

轉眼甄嬌來回話，道：「照大少夫人吩咐，已訓過那小子了，他再也不敢了。」

林依福身又謝，李舒忙起身回禮，道：「什麼了不得的事，說起來還是我家下人錯在先。」

林依見此事解決，便欲告辭，李舒卻留她道：「林三娘有事要忙？若有閒暇，就陪我坐坐？」

林依聽得這話，就曉得她是有事了，便重新坐下，笑道：「我能有什麼事，只怕言語粗鄙，擺起龍門陣，入不了大少夫人的眼。」

李舒微微一笑，命錦書另換過一道熱茶，方裝作漫不經心問道：「三娘子這個丫頭哪裡買的，又老實又忠心，告訴我地方，我也去買一個。」

林依笑道：「青苗哪能與大少夫人這幾位相比。」

她將方氏當初買丫頭分丫頭之事講了，李舒挑了重點來問：「大少爺曾經也有個丫頭的？」

這也不是什麼祕密，林依便照實答道：「是有一個，名喚如玉，後來不知哪裡去了，大概是犯了錯，被二夫人賣掉了吧。」

李舒遣去方大頭家的小丫頭，早探得消息回報，她一面回憶小丫頭的話，一面繼續問林依：「張家

分家前也算得村中大戶，為何二老爺連個妾也沒得？」

林依道：「怎麼沒得，之前有個銀姊的，被二夫人換去了她遠房親戚家。」

李舒緊問：「那遠房親戚可是叫方大頭？」

林依點頭：「大少夫人怎麼曉得？」

李舒笑道：「不知何時聽人閒話中提起，因此來問問。」說完，便喚小丫頭上湯，道：「今日熬了一樣好湯水，林三娘嘗嘗。」

林依聽楊氏講過，那些講究的人家，都是客至上茶，客走上湯，她猜想這大概就是李舒要送客，於是起身告辭。

錦書送她到門口回轉，笑道：「這位林三娘雖也是生在鄉間，卻很懂規矩，不像二夫人上回，湯都喝乾三碗，還不曉得走。」

屋裡的下人都捂嘴偷笑，連李舒也勾了嘴角。

甄嬌喚過打探消息的小丫頭又問了幾句，向李舒進言道：「大少夫人，此事宜早不宜遲，再不動手，孩子都落地了。」

李舒並不知那孩子張伯臨自己也是不想要的，還道送如玉去方大頭家也是他的意思，於是就想使個置身事外的法子。想了一時，招甄嬌近前，囑咐了幾句。甄嬌會意，還叫打探消息的小丫頭去，尋到銀姊，許了她些錢，又遞與她一包藥粉，教她如何行事。

銀姊自從做了方大頭家的妾，日夜做活，錢卻沒得一文，因此見了那些錢，很是意動，但卻又疑惑，問道：「是哪家主人叫妳來的？」

小丫頭得過吩咐，不肯直說，只伸出兩根指頭晃了晃。

能想到害如玉的，必是張家人，而張家二字打頭的，除了張梁與方氏，還能有何人，總不會是毫無

干係的張仲微。但如玉早已對銀姊澄清過，發誓賭咒稱她肚裡的孩子不是張梁的，因此銀姊有疑惑，既然如玉與張梁沒得首尾，方氏為何要害她？

銀姊是有心眼兒的人，再想錢也不願做糊裡糊塗的事，因此不肯答應那小丫頭，只道：「她與我又沒得干係，我不能無緣無故害人。」

那小丫頭胡謔道：「怎麼沒得干係？我可聽說二老爺就是因為她，才捨得把妳送到方大頭家來的。」

銀姊還是不信，道：「我來方大頭家，乃是因為金姊，那時如玉還不知在哪兒呢，再說她發過誓，說她與二老爺並無干係。」

小丫頭心一驚，問道：「那她說了和誰有干係？」
銀姊道：「這倒不曾講過。」

小丫頭放下心來，繼續胡謔：「明顯哄妳的話，妳竟也信了，她若不是心裡發虛，怎會不講孩子的爹是誰。」

銀姊聽了這話，覺得有理，不覺就對如玉疑心起來。小丫頭將錢與藥塞進她手裡，道：「去把這安胎藥煎與她吃了，妳放心，這藥並不害人性命，事成之後，還有賞謝。」

銀姊猶豫著接了，小丫頭轉身便走，銀姊忙拉住她問道：「妳到底是哪家的丫頭，我為何從未見過妳？」

小丫頭照著甄孀的吩咐，答道：「是任孀叫我來的。」

銀姊聽說是方氏手下，前後一想，信了，便將藥和錢藏進袖子，進屋佈置去了。

小丫頭事情辦成，回去邀功，李舒抓了幾百錢與她，又道：「萬一事發怎辦，我送妳去莊上躲躲。」

小丫頭也怕事，見她替自己考慮，便謝著應了，下去收拾衣物，當天就坐車離去了。

錦書站在窗前，瞧著馬車遠去，疑惑道：「大少夫人陪嫁裡並沒有莊子。」

甄嬌笑道：「張家就是個農莊，還要什麼莊子？」說著趁李舒不注意，湊到錦書耳旁悄聲道：「送去異地賣了，大少夫人做事，怎會留後患。」

錦書明白了，佩服同時，又覺得有些膽寒。

李舒的設想是，銀姊辦成了事，還以為是方氏指使；而方氏則會認定是銀姊誤認了如玉身分，因嫉生恨，才起了害人的心。至於事實怎樣，小丫頭已賣遠了，管她們怎麼去猜測，她到時則去將掉了孩子的如玉接回，放到屋裡給個名分，以彰顯自己的賢慧。

那銀姊不知怎麼行的事，轉眼過年，還是未有消息傳來。李舒焦急萬分，因為據她打聽來的消息，如玉轉眼就要臨盆，再不成事，孩子都要落地了。她心裡裝著這件大事，連年飯都吃得沒滋味。

張家大房二房，照舊是合在一起過年，林依又落了單，不過舊屋的廚房空著，她又熏了好些臘肉，與青苗兩個從一大早就在廚房忙活，到了除夕夜，也擺了一桌子豐盛的年夜飯出來，跟張家桌上相比，絲毫不遜色。

張仲微同去年一樣，照例來送椒花酒，這時舊屋院子除了林依主僕，其他人都去了新屋過年，因此他不怕被人瞧見，就到林依屋裡坐了坐，吃了幾口她燒的菜，讚不絕口。

青苗顧及林依名譽，不肯讓他久坐，不等他吃飽，就將他趕至門外，道：「二少爺家的年夜飯不比我們的強百倍？你自回家吃去，初一拜年再來。」

張仲微道：「我們家的菜，沒得三娘子燒的好吃。」

林依笑道：「你敢嫌棄楊嬌手藝，看我告訴她去。」

正說笑，新屋那邊傳來方氏罵聲，青苗連忙跑去打聽，原來是李舒吃年飯時心不在焉，沒把方氏奉

承好，惹了她生氣，因此責罵起來。

青苗看了林依，再側頭瞧張仲微，意有所指道：「二少爺家的媳婦可真不好當呢，大年夜都還要挨罵。」

張仲微難過起來，低頭不作聲，開春他就要赴京趕考了，林依不願他帶著情緒上路，忙將青苗瞪了一眼，又琢磨如何安慰他。但不等她開口，張仲微先道：「妳莫擔心，我說過要帶妳出蜀的，說到做到。」

青苗才被林依瞪了一眼，正想著如何補救，突然聽見這話，忙道：「三娘子信你，信你。」

張仲微抬眼，瞧見林依笑了，頓覺心情又好了起來，低聲道了句「妳等我」，轉身跑了。

林依返身進屋，嘴角還噙著笑，青苗奇怪：「這樣的話，二少爺又不是頭一回講，以前妳聽了這樣的話，可是不會笑的。」

林依摸了摸臉頰：「我笑了嗎？」

青苗重重點頭，林依就覺得臉上燙起來，忙將張仲微送來的椒花酒滿飲一大口，好藉著酒勁掩一掩。

年過完，林依又忙碌起來，去年她為了養田，沒在水稻田裡種菜種小麥，但仍有一大堆事要做，整田、施底肥、為種水稻作準備；清理豬圈、消毒、抓豬仔來養；三畝苜蓿地也漸茂盛，光打豬草，就是項繁重的活計。

這日她與青苗都累了一整天，晚上回家，攤在椅子上不想動彈，張六媳婦懷抱一隻大鵝尋了來，道：「三娘子可還記得我年前的話？」

林依回想不起來，不好意思笑道：「忙暈頭了，六嫂子提醒提醒。」

張六媳婦指了懷中的大白鵝道：「三娘子不是說過完年要養鵝的，正巧我兄弟家就養了這物事，我已向他將經驗討來，現下就替三娘子把鵝養起？」